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 上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我們一 切實際工作中最根本的問題

楊 獻 珍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
上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我們一
切實際工作中最根本的問題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乾校士堡講座上的講稿的草稿）

楊 獻 珍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思维对存在的關係道爾哲學
上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我們一
切實際工作中最根本的問題

楊獻祿著

☆

重慶人民出版社同版（重慶市東門外二一三號）

重慶市各刊內販賣處均有可通式函索第一號

重慶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開本：425×707×1092 1/32 印張：16 印數：20,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0,154 定價：一角二分

出版者說明

爲了供給本省參加中級組理論學習的在職幹部的學習，特徵得楊獻珍同志的同意，將這一講稿印成小冊子，在本省內公開發行。

一九五五年七月

目 錄

- 一 關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兩個名詞的
本來意思……………(1)
- 二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
問題是不是已經陳舊了……………(5)
- 三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
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我們一切
實際工作中最根本的問題……………(14)

一 關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這兩個名詞的本來意思

恩格斯在其所著“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說：

“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即精神與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問題，……”

“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答覆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斷言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從而歸根結蒂這樣或那樣承認創世說的人，構成唯心主義的陣營。凡承認自然界為基本起源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派。”（着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恩格斯在敘述了哲學中的兩個基本陣營之後，緊接着說：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二詞，本來並無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裏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被使用的。……當給它們加上某種別的意義時，就造成了怎樣的混亂呵。”

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也提到恩格斯的這個意思。列寧說：“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宣稱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是基本的哲學派別。唯物主義認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思維放在第二位。唯心主義則相反。這個把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的哲學家們分成‘兩大營壘’的根本差別，恩格斯把它當作是

劃分哲學學派的基石，並且率直坦實。唯那些在另外的意思下使用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這兩個名詞的人們是“觀念糊塗”。（着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所謂在別的意思下使用這兩個名詞，那就是指的當時德國的庸人們，他們把唯物主義理解為墮落、醉酒、虛榮心、荒淫、愛錢、吝嗇、貪婪、牟利、投機倒把，簡言之，即他本人時中所迷戀的一切醜惡行為。而把唯心主義理解為信仰、美德、愛人、及一般地信仰“美好世界”，相信人類的進步，追求理想的目的等等。有一位斯達克批評費爾巴哈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恩格斯說：斯達克看到了費爾巴哈有唯心主義，但斯達克批評的並不是在費爾巴哈的真正唯心主義的地方。例如斯達克說“費爾巴哈是個唯心主義者；他相信人類的進步”云云。他以為，同情、愛以及為真理和正義服務的熱忱，是一種理想的力量，這就是唯心主義。這樣對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了解是完全錯誤的。可是這樣來使用這兩個名詞的人却還不少。

費爾巴哈自己就說過：“對自己應是極嚴格的唯心主義者，要用唯心主義的道德苛責自己；若對別人，則應是極嚴格的唯物主義者。對自己，則應是極強格的禁慾主義者；對別人，則應是極嚴格的享樂主義者。”（這同中國古語所說“待己要儉、待客要豐”的意思是一樣的。）

費爾巴哈這樣來使用這兩個名詞，是完全錯誤的。奇怪的是，普列哈諾夫對於這般錯誤不僅沒有任何批判，反而極力加以稱讚，說這是幾句金玉之言，說這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刻苦待己、溫和待人”（中文嚴以律己、寬以責人）的意思。

這裏普列哈諾夫也是把赫瑟克己當作唯心主義，把追求享樂當作唯物主義。

這種認識的錯誤是很顯然的。認為相信人類進步、追求理想目的就是唯心主義，那麼，唯物主義者就不相信人類進步了嗎？就沒有理想目的了嗎？認為對社會理想的信仰是哲學唯心主義的本質，難道唯物主義者就沒有社會理想的信仰嗎？然而共產主義社會乃是辯證唯物主義者最高的社會理想。

馮友蘭先生在他以前寫的“中國哲學史”上文中引用胡適的話，說：“按哲學家之性格氣質，可分為兩類：一類為軟心的哲學家，其心既軟，不忍將宇宙間有價值之物概歸納為無價值者，故其哲學是唯心主義的、宗教的、自由意志論的、一元論的。一為硬心的哲學家，其心既硬，不惜一丁狠手，將宇宙間有價值之物概歸納為無價值者，故其哲學為唯物主義的、非宗教的、決定論的、多元論的。”

這樣來區分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乃是荒謬之至。照這個標準來劃分界限，那麼，女人就是命運注定了的唯心主義者了，因為女人大都是心腸軟的；而壞脾氣的人，殺人越貨的兇手，都是唯物主義者了。如果這也可以叫做“哲學”，那只好稱之為荒唐哲學。

全國解放後，一九五二年十月，馮友蘭先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對於三年來新社會的幾點認識”。在文章中馮先生又回憶了他和許多人過去對於唯物主義的錯誤認識。他說：“在解放以前，有不少的人（包括我在內），現在世界上也有不少的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物’字望文生義，認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內，大概在物質方面進步，在精神方面

這等。有人就心問：中國向來有尊重道德的傳統，現在是不是拋棄了。”

這些都是對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兩個名詞的錯誤使用和錯誤解釋。

此外，還有些人把唯物主義了解得太狹隘了。例如：有的人說，他早就不信神信鬼了，早就不相信上帝創造世界和人的胡說了，因此他早就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了。也有人說，唯物主義只在辯論有神無神的時候才有用處，此外沒有甚麼用處。有些自然科學家認為自己是搞自然科學的，是天生的唯物主義者。這種對於唯物主義的理解都是很片面的。無論辯論有神無神，唯物主義並不限於無神論。無神論者在對其他問題的認識上有極大可能是唯心主義的。自然科學家有機械的唯物主義，但並不是一切自然科學家都是唯物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國家，自然科學家中唯心主義者多得很。例如馬赫，在自然科學上，他是一個物理學家，但在哲學上，他却是一個主觀唯心主義者。自然科學家若把自己看成是天生的唯物主義者，那就會阻礙他們去學習辯證唯物主義這種最科學的世界觀，因而也就限制了他們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深造，束縛了自然科學的發展進步。

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都只是一種世界觀。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認為先有物質而後有精神，先有存在而後有思維。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則與此正相反。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兩個名詞只能在這種意義上使用，而不能在別種意義上使用。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四章中勝

馬克思和他跟黑格爾哲學的分歧，正是由於返回到唯物主義的觀點而發生的。“這就是說，這一學派的人們，決意把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理解爲它本身在那些不帶唯心主義的成見來對待它的人們面前所呈現的樣子；他們決意毫不惋惜地犧牲一切唯心主義的虛構，這種虛構是與那些從事實本身的聯繫上而不是從什麼幻想的聯繫上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而唯物主義的意義正不外於此。”（着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這一段話與恩格斯的另一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這就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了解，而並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分。”

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就是唯物主義的作風，這種作風就是從這種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來的。

二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是不是已經陳舊了

近幾個月來，在批判胡適胡風思想的運動中，黨的思想工作已經進一步取得了成績。這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在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中掀起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熱潮。但另一方面，這一運動也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滿和痛恨。本月二日我就接到一封匿名信，匿名的人特別聲明他並不是“胡適”。他是不是“胡適”，無從查考，但他對於目前批判胡適胡風思想，卻表示了極大的憤恨，因而出來爲胡適胡風打抱不平。他對於我們若干寫過批評胡適胡風的文章的同志都提名罵了。

這並不是奇怪，這正是階級鬥爭尖銳化之在思想鬥爭中的反映。我之所以提起這件事，是因為兩名人的指責，同我今天擬定要講的題目有關。兩名的人在信中責罵我們批判胡適胡風所寫的或講的，都是“老一套”，“沒有新東西”，並說這表現了“中國哲學界的貧乏”云云。他之所謂“老一套”，就是指的我們反來覆去寫的或講的總是這個思想對存在的關係問題。敵人雖然挖苦了我們，為甚麼我們還要講這個問題呢？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中央指示，黨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宣傳唯物主義的思想，反對唯心主義的思想。那末，在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唯心主義思想的時候，若撇開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又怎樣能區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而暴露唯心主義的面目和本質呢？中央指示，黨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宣傳唯物主義思想，反對唯心主義思想，使黨的神聖的辯證思想和客觀有仁的觀察，懂得思想、意識是客觀有仁的反映，懂得要根據社會現實生活的發展規律來進行黨的工作……這裏正是教導我們要抓住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來學。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想在這個思想鬥爭中狠狠地打擊唯心主義思想，就必須緊緊抓住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一切唯心主義者所最害怕的就是這個問題，所以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要逃開這個問題。他們就是想從逃開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來宣揚他們的唯心主義思想。例如實用主義者即主觀唯心主義者杜威說：真正的哲學必須拋棄從前種種玩意兒的“哲學家的問題”（杜威這裏所說的“哲學家的問題”，就是指的“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胡適把杜威吹捧動上了天，說杜威是在哲學史上一個“大革命

家”，爲什麼呢？因爲他把歐洲近世哲學從休謨到康德以來的哲學根本問題——齊休然（這位哲學史上的“大革命家”原來就是革了“哲學史上最根本的問題”的命）……一切從康德以來的知識論（即認識論）在杜威眼裏，都是不成問題的爭論，都可以“不了了之”。美國現代反動派的唯心主義的諸位哲學家也是如此。他們說：哲學的根本問題，什麼是第一性的——物質還是精神——對於“實踐論哲學”是毫無意義的“形而上學”的問題，而對於這一問題的爭論，也就是毫無意義的詞句的爭論。他們認爲，關於精神和物質的關係的哲學問題是不存在的。他們說，關於自然界的實在性的論點，正跟它的唯心主義的反論點一樣，應該當做毫無意義的論點而加以摒棄。他們非常乾脆地說：我們不肯定、也不否定這些原理，而是一概拒絕這個問題。“學習譯叢”本年第五期上有一篇蘇聯同志寫的文章，其中也講到了這個問題，文章中說：“幾乎一切美國唯心主義派別都採用了意識宣傳的手段，其目的在於取消哲學的根本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爲了將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接近’這一荒謬思想，他們硬說上述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中國的唯心主義者張東蓀，在給彭其相翻譯的笛卡兒的“方法論”所作的序文中，勸人不要學哲學史，不要知道哪些人是唯心主義者或唯物主義者。他說：“那種哲學家的分類，即把某人認爲是唯心主義者，某人認爲是唯物主義者，根本就是勉強。”他認爲：“讀哲學史的人，常爲這種割足道義的分類所惑。”因此，他勸告青年不要相信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分。爲甚麼現代一切反動的唯心主義者都要避開這個問題或者乾

脆拒絕這個問題呢？因為這個問題是唯心主義的致命傷，一講這個問題，任何類型的唯心主義都要原形畢露了。現代的唯心主義者比古典的唯心主義者更加卑鄙無恥的地方就在這裏。古典唯心主義者公開承認他們的哲學是唯心主義，而現代唯心主義者則是假裝羊皮，用掩蓋唯心主義的手段來販賣唯心主義的毒藥。看來那位匿名而却自稱並非“胡適”的先生，也是很害怕這個問題因而極力想去阻止別人講這個問題。不過他是用了一種比較巧妙的方法，他黑辯這個問題就是“老一套”。如果我們聽信了他的話，不去講這個“老一套”了，那就好了，那他就達到了他們解救胡適胡風的目的了。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所謂“老一套”的問題，是二千年來全部哲學史上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陣營的最根本的問題。哲學史之所以能够成為科學，就是由於掌握了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作為闡述哲學史的總的線索。中國的哲學史還待整理，而要整理中國哲學史，並能創造出一部科學的中國哲學史，也必須從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下手才行。所以，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直到現在並沒有陳舊，將來也不會陳舊。誰若企圖在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上標新立異，有所“發明”、“創造”，誰就非掉到唯心主義的泥坑裏不可。馬赫主義者正是這樣，他們說他們的觀點是一種“最新的哲學”。事實上他們的哲學決不是甚麼新東西，而是早已有了的不打不拉的主觀唯心主義。馬赫主義者曾在妄地說甚麼恩格斯的許多“區別”見解現在已經陳腐了。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對這種無知謬言已經予以嚴厲的駁斥，列寧說：“唔，當然如此！唯物主義者恩格斯的觀

點陳腐了，而唯心主義者畢爾生與胡適的唯心主義者馬赫的觀點却是最新的！……關於物質構成、食物化學成分、原子和電子的科學學說，是可以陳舊的，並且也一天天炮陳舊着，但是人不能以思想餓飽肚子、專憑精神戀愛生育小孩子的這個真理是決不會陳舊的。”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恰恰就是緊緊抓住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來徹底揭破馬赫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本質。列寧說：“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天才的表現之一，就在於：他們蔑視學究式地玩弄着新的名詞、炫學的術語、狡猾的‘主義’，而簡單直率地說：哲學上有唯物主義的路綫和唯心主義的路綫，而在兩者之間有各色各樣的不可知論。勞神費力在哲學上找尋‘新’觀點，正如勞神費力創造‘新’價值論，‘新’地租論等等一樣，乃是精神貧困的特徵。”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永遠是不會陳舊的，反覆講這個問題，決不是“老一套”。中央指示要在較長時期中在大約五百萬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思想，反對唯心主義思想，那麼，在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時候，除了從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講起，還有甚麼別的辦法去使人們懂得什麼是唯物主義，什麼是唯心主義呢？我們現在才開頭來講這個問題，就已經是“老一套”了，那就只好收拾起來不講了。可是，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是講的太多了，而是講的太少了。在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就是要普遍地使他們都能清楚明白地了解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只有大家都了解了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才能劃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思想界限，才能在實際

工作中自覺地去克服主觀主義，自覺地按照唯物主義的原則辦事情。我們有些幹部還有主觀主義思想，這正好說明了他們還沒有自覺地在思想上劃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幹部中，很少有人從理論上主張唯心主義，誰也都是口頭上承認唯物主義，可是許多人在實際工作中却往往不是按照唯物主義的原則辦事情，而是按照唯心主義的原則辦事情。為什麼會如此呢？就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嚴格地受過唯物主義的鍛煉，沒有劃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常常不能自覺地堅持唯物主義的原則，不能自覺地警惕唯心主義的詭計，因而常常不自覺地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並給工作以很大的損害。

怎樣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問題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觀的問題。辯證唯物主義是工人階級政黨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是唯一科學的世界觀。作為黨和國家的幹部，每個人都必須確立起這種科學的世界觀。但我們還有許多幹部，並沒有建立起這種科學的世界觀，並且還沒有同舊的世界觀分家。“共產黨宣言”上說：“共產主義革命是同過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從我們黨和國家幹部的思想情況來看，不少的人腦子中還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這就說明他們還沒有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至於像高崗、饒漱石那樣的個人主義野心家，他們滿腦子還是充塞著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世界觀，更是非常顯然的。列寧在“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一文中曾介紹

過荷蘭馬克思主義者潘德枯克所著的一本小冊子，其中有一段話，列寧認為是完全正確的。這段話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在各個國家和各個國民經濟部門中間，是各不相同的。大工業發展程度最高，工人階級及其思想家領會馬克思主義也最為容易，最為迅速，最為週到，最為牢實。落後的或發展速度落後的經濟關係，就使得經常有一些只能領會馬克思主義中某幾方面，只能領會新世界觀中個別部分，或只能領會個別口號和要求，但不能堅決拋棄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的分子來參加工人運動。”拿這一段話來對照一下，我們兩革命隊伍中，有些人的思想情況，不也正是這樣嗎？我們中國正是一個經濟關係發展落後的國家，許多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參加革命的動機是各種各樣的，他們也往往是只能領會馬克思主義中某幾方面，只能領會新世界觀中個別部分，或只能領會個別口號和要求，但不能堅決拋棄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這一點，特別是當我們的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階段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稱：“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現在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如果參加執行這個偉大政治任務的人不能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不能堅決拋棄一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也就是說，他們的頭腦中還保留着資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那就不能完成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政治任務。宜

他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目的就在於用共產主義世界觀來武裝我們幹部的頭腦；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目的就在於從幹部頭腦中把那些過去遺留下來的種種觀念清洗出去，使幹部堅決地拋棄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搞好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不能用資本主義的方式去經營社會主義的企業。因此，必須把當前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這個思想工作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結合起來看。有些同志認為哲學同實際工作距離太遠，覺得實際工作還忙不過來，哪裏還有閒工夫來搞這些名堂呢？或者把批判胡適胡風思想的運動只看作是文化藝術部門的事，與經濟建設工作無關。這些看法都是不對的。如果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是一件可有可無的、與實際工作無關的事情，那我們儘可把這件事推遲若干年，譬如說，推遲到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再作，也不算晚。可是這並不是這一類的事，而是與實際工作、與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密切相關的。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新的學派（即馬克思主義的學派——作者）所不同的，只是在這裏首次真正嚴肅地對待了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世界觀已經徹底地——至少在基本點上——運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識領域裏面了。”

真正嚴肅地對待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把這個世界觀徹底地運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識領域裏面去，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的表現。

我們現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應當真正嚴肅地對待